

乾嘉名儒年譜

陳祖武先生選
清人年譜系列

◎本社影印室 輯

◎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陳祖武先生選
清人年譜系列

◎本社影印室 輯

◎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乾嘉名儒年譜

3

顏李學派的程廷祚

I.



康熙三十年辛未（一六九一）三月二日，程祚廷生於江寧上元縣。誌，說他「初名默，後更名廷祚，字啓生，別號綿莊」。又說他「以家近青溪，生平出處與劉燾兄弟相類，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。」他早年曾用程石開的名字。

他家原來在徽州的槐塘，明朝天啓年間，他的曾祖程虞卿才從徽州遷到南京。程虞卿大概是個商人，往來於杭州南京之間，所以他的兒子任之是「錢塘秀才」大概是用「商籍」考試的。

程廷祚的祖父任之和他的父親京萼（字章華，號說齋），都是很有風骨的人物。程任之是黃道周的好朋友。崇禎甲申（一六四四）之變，任之把家眷送回徽州；後來南京的局面倒了，黃道周到了福建，任之曾去看他。但他不久仍回徽州。黃道周兵敗被捉，任之從徽州趕到南京，道周已被殺了。他還到鳳臺門去哭祭他。（清溪文集續編三，書石齋黃公遺詩後。）

任之是明朝的一個遺老，所以他的兒子京萼也頗有遺民的風概。他寫的字很有名，旅

賁字餉口。

八大山人，洪都隱君子也，或云，明之諸王孫，不求人知。時遺興潑墨爲畫，任人携取，人亦不知貴。山人老矣，常憂凍餒。府君（京蓼）客江右，訪之，一見如舊相識，因爲之謀。明日，投箋索畫於山人，且貽以金，令懸壁間，箋云：「……公畫超羣軼倫，真不朽之物也。」……江右之人見而大譁，由是爭以重貲購其畫。……山人頓爲饒裕，甚德府君。山人名滿海內，自得交府君始。（文集十二，先考嚴府君行狀。）

父是黃石齋的朋友，兒子是八大山人的朋友，這個家庭可說是一個明朝遺老的家庭。行狀中又說起吳雲（勛翁，明朝遺老，明亡後做了道士。）曾於康熙戊寅（一六九八）從江西來訪京蓼；時值「人日」，京蓼置酒飲宴，和他談治論學，到天明才去。吳雲畫「商山圖」贈他，此題的意義明說京蓼也是一個遺老。其時程廷祚已有八歲，吳雲也很賞識他，爲他賦「小友行」。（行狀）

廷祚之母姓徐。程晉芳作綿莊先生墓誌，說：

父京蓼，字韋華，能詩工書，遜跡不仕年近六十，始娶口氏安人，舉二子，先生其

家嗣也。（勉行堂文集六。）

晋芳所記不甚正確。廷祚自記云：

初府君少聘於田氏，明祠部郎大同田公季登女也。早卒，未果成婚。而甚爲婦翁所器，不忍忘知己，爲不娶者二十六年。後迫于王母之命，始娶徐孺人。

京蓼死時（一七一五），年七十一，廷祚已二十五歲了。娶徐夫人時，京蓼不過四十多歲。

康熙三十一年壬申（一六九三），程廷祚出世的次年，他的父親京蓼遊武昌，認識了陶竄，陶竄字甌夫，也是一個明末志士的兒子。陶竄的父親陶泓，字秋水，官主事，改同知，曾從軍，兵敗後入滇，憂憤而死，遺命兒子們不得做官。陶竄一家住在雲南的教化長官司，他二十六歲時（一六八二）才出滇，尋到他的巴陵故鄉，把一個兄弟留在那邊，他自己回到雲南，把陶泓的棺材和家人都接回巴陵。這個人的行爲頗有點像儒林外史裡的郭孝子。他後來不但把兩個女兒嫁給程廷祚和他的兄弟嗣章，還介紹他讀顏李的書。

康熙三十九年庚辰（一七〇〇），程廷祚十歲，他的兄弟嗣章八歲。陶竄從浙江來遊南京，訪京蓼，談了一天，別去。他見了廷祚兄弟，很賞識他們，就托人寫信來，要把兩個

女兒許給他們兄弟。

次年程廷祚的母親徐夫人死了。京萼答陶窳書，決定婚約。

康熙四十八年己丑（一七〇九），程廷祚十九歲。在這一年，北方顏李學的領袖李塨（恕谷，時年五十一歲）受了陝西富平縣知縣楊勤的聘請，到富平作幕賓。這時候，陶窳在商州知州沈廷楨的幕裏。是年李塨和沈廷楨在省城會見。恕谷年譜裏記沈廷楨來拜，自稱後學，說「天下惟先生一人。」

次年（一七一〇）李塨再往富平，閏七月遊商州，沈廷楨迎入州署，這是李塨第一次認識陶窳。年譜中記：

甄夫出所著熊襲愍（廷弼）傳，言殺襲愍者，道學鄒元標也。先生（李塨）因歎道學不能辦事，且惡人辦事。

沈廷楨留先生居商州講學，辭之。執贄令其子永言姪，素存（都是陶窳的學生）從學，辭不獲已，受之。

先生贈甄夫玉帶，甄夫報以核桃硯。（慰谷年譜卷四。）

程廷祚作外舅楚江陶公行狀，（文集續編八。）記

羅田令沈君廷楨擢商州牧，公（陶）時教其子，與同去，凡三載，因徧遊咸陽以南，覽關西形勝，登太華絕巔，極目沙漠之表。……已而病目，幾失明；愈後歸武昌。

但此狀中不提他在陝西見李璘的事，全篇也沒有一句話談起顏李學派和陶的影響。大概他作行狀時，已不很願意宣傳他和顏李學派的關係了。

行狀中說陶

早棄制舉業，獨攻經史之學，能晰大義。善爲詩文，旁及書畫摹印；無不精妙。自號曰楚江陶者，嘗自序曰：「陶者喜讀書，每恨不生定哀間，與游夏諸賢相上下。雅不好仙佛，亦不喜濂洛，謂聖賢者貴于致用，安事虛談性命，懣神章句耶？」在這寥寥幾句自序裏，我們還可以看出一個顏李學者的氣概。

康熙五十年辛卯（一七一），陶帶了家眷，從武昌遷居南京。

次年（二七一三），陶家兩個女兒嫁給程廷祚（二十二歲）程嗣章（二十歲）。嗣章字南耕，用力于史學，也頗有名。

結婚之後，程廷祚從他的岳父那邊得着顏元的四存編和李塨的大學辨業。他那時不過二十二三歲，還在一個容易受感化的時期，他讀了這些書，又受了陶竄的直接影響，在兩三年之間，他的思想起了絕大的變化。他變成了李學的一個青年信徒。

康熙五十三年甲午（一七一四），他二十四歲，在那年的冬天他發憤要編一部『閑道錄』，『閑』是防護，這部書的目的是要防護正道。他擬定了編書的條例，寫了一封信給李塨。這封信不會收在青溪文集裡，現在保存在李塨的恕谷後集裡：

新安後學程石開頓首再拜，謹奉書

恕谷先生門下：

開少好辭賦，亦爲制舉文，其於學術之是非真僞，未有以辨也。弱冠後從外舅陶甄夫所，得見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及先生大學辨業，始知當世尙有力實學而續周孔之緒於燕趙間者。蓋聖學之失傳久矣，數百年來，學者不入於朱，則入於陸，互起而譁。

自習齋先生出，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以正流失，廓清紹復之烈，未見有如之者也。先生嗣其後，自當若孟子之遵孔子。不然，則荒寒於戰國之橫議，而孔子之道未必尊師，至今爲烈也。夫物盛則衰。以先生師弟得二千載已喪之真傳，乘數百年將更之氣運，宜一呼而靡然從風。然而應者尙寡。非三代周孔之學必不可行於後世也。靜坐讀講，其習進可以干祿，而退易以自足。二先生所爲教，則孝弟忠信，禮樂兵農，躬行力學，不得漫然虛大者也。又安肯違其所甚樂，而從其所不便耶？雖然，勢極必返。願先生省可已之文辭，絕無益之交往，保愛精神，以道自尊，而專肆力於周官『三物』，旁求同志，益廣其傳，令天下不病於道之難行，而咸信夫古之易復。則先生之無負習齋，而大有功於當時後世者也。開也愚弱，未能卽時北上擔簦執贄，擬先撰閑道錄以矢願學之心。謹條錄請正，臨書不勝瞻依馳溯之極。

這封信是次年春天（一七一五）托人帶去的。那時李塉住在保定蠡縣，交通不便，這封信在路上擱攔了差不多三個整年，直到丁酉年（一七一七）十一月初八日，才到得李塉的手裏。那時李塉已是五十九歲的老人了。他的老師顏元已死了（一七〇四）十四年了。自從顏

元死後，他時時留心尋訪可以付託顏氏學統的人。康熙丙戌（一七〇六），他的好朋友王源從廣東回來，向他提起魏禧的話：

考古以証今，閱事以察理。求友以自大其身，造士以使身之不死。

李塋很佩服這幾句話。他們從此更留意延攬人才來「自大」其學派。他們起先看中了方苞與戴名世，尤其是方苞。戊子年（一七〇八），李塋寫了一封最懇切的長信給方苞，勸他接受顏氏學說，書中說：

今嶽年五十矣，素原愚弱，更向衰老，而夾扶寡侶，傳受渺人，……日爲憂鬱。以門下之德望，若得同心倡明正學，則登高而呼，所聽者遠，南中後進殊尤，必有聞風而興起者。較之窮崖空谷之鳴流，雖厲莫聞，何啻霄壤？

最後說的更沈痛了：

今聖道之悠謬二千年矣，顏先生忽出而獨尋墜緒以開吾徒，豈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此，殆亦天地神聖之所啓也。門下雅欲爲不朽人，必不隨場觀笑。富貴既如浮雲，文辭亦屬春華。其所以屹屹自立者，必有在矣。繼往開來，幸力自決。（題谷後集四）

但方苞（戊子年四十一歲）沒有這種「繼往開來」的勇氣；他的最高理想只是「學行繼程朱之後，文章在韓歐之間。」不久（一七二一）他又被他的同鄉戴名世的南山集案子牽累下獄了，在獄裏一年多（一七二一—一七二三），被清聖祖特別赦出。從此以後，方苞成了皇帝最賞識的一個文人，他在那提倡程朱理學的康熙帝和李光地的庇護之下，更不敢做打倒程朱的顏學領袖了。所以他不但沒有接受李塉的懇切勸告，後來竟成了顏學的叛徒。康熙六十年（一七二一），李塉的長子習仁死了，方苞寫信給李塉，說這是攻擊朱子的報應！他說：

記曰：「人者，天地之心。」孔孟以後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，舍程朱而誰歟？若毀其道，是謂戕天地之心，其爲天之所不祐，決矣。故自陽明以來，凡極貶朱子者，多絕世不祀。僕所見聞，具可指數。若習齋西河（毛奇齡），又吾兄所目擊也。……倘鑒愚誠，取平生所述營營朱子之語，一切薙芟，而直抒己見，以共明孔

子之道，則僕之言雖不當，而在吾兄爲德盛而禮恭，所補豈淺小哉？（方苞文集卷六）

後來李塉死了（一七三三），方苞不待請求，自己作李剛主墓誌，說王源被他駁倒了，「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；」又說他從刑部獄裏出來時（一七二三），曾力勸李塉，李塉也聽了他

的話，

立起自責，取不滿程朱語戴經說中已鏤版者，削之過半。（弘治集十）

他這樣誣王源和李塋，大概只是要洗刷他早年和顏李學者往來的痕迹。他已是驚弓之鳥了，沒有「伧伧自立」的勇氣了。

李塋那時最佩服的是王源，但王源已死在客中了（一七一〇）。在程廷祚寫信的那一年（一七一四），李塋新得了一位南方同志，他是武進的惲鶴生，字阜聞，學問見識都很好，又是誠心的信仰顏李之學，所以李塋很高興。但惲鶴生那時已是五十歲的人了，究竟不是年富力強的後繼者。後輩之中，只有一個馮辰（字樞天，清苑人），但也不是有「繼往開來」的魄力的人。

在那個最盼望青年後起有人的時期，忽然一個寒夜裏來了一個江南青年信徒的熱烈同情的書信！李塋收到程廷祚來信時的歡喜，全流露在他的復程啓生書裡：

丁酉十一月朔後八日，安平門人趙漸遠持一函至，燈下展讀，則發自金陵，甲午冬書，乙未春付郵，至今四載始達。鑒照高遠，辭浪浪如江河。讀已而喜，再三讀不

自休。嚮嘗疑天意不可知，今乃知天之不喪斯文必然也！不然，足下年才逾弱冠，而卓見聖道如此，豈造物無意篤生者耶！

他很老實的傾吐他「求友」的心願：

歲自二十一歲從遊顏習齋先生，……犬馬之齒今歲亦遂忽忽五十有九矣。每午夜旁皇惆悵，以遠近問學者雖有其人，大率一長一解。求其明於心，行於身，宜暢於言語，發揮於事業，可全以付者，寥寥。

甲午冬，武進惲臯聞至，博淹，敦廉恥，一聞習齋學，遂共學。篤行著書，裨予不逮，殆其人也。然退而思之，又悵悵不樂。臯聞少余不及十歲，其與陶甄夫之與予交，年之先後髣髴也。及予老耄，而諸君亦就衰矣。非後進英奇使聖道相衍遞嬗以至無窮者。今乃忽得之！足下年才少高，議論輝光肆映如偉炬燭天，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傳不至墮地者也！則習齋雖亡而不亡，謫陋雖衰而未衰也。慶幸私情，冀望無涯。

我們現在讀李塨給方苞和程廷祚的兩封信，還不能不感覺到他的苦心，他的熱誠，他的悲

哀，他的歡喜。對於那個不會見面的江南少年程啓生，他從此抱着絕大的希望。

恕谷年譜在次年（一七一八；恕谷六十歲）記云：

看陶甄夫秦關稿序，內有云：「顏李之學，數十年來，海內之士靡然從風。」豈南方信此道者已衆乎？

這當然是引恕谷「日譜」的原文。陶竄這一句話正打在李塨的心坎上。他在壯年時曾到過江南，他現在想再去看，究竟陶竄的話是不是太樂觀了。在這一年（一七一八），他出去做了八十三天的通州學正，次年回到家裏，決定要往南方去。年譜記云：

思身已衰矣，行道無望矣。廣布聖道，傳之其人，是余責也。南方學者多有興起，當往觀之。

他於八月二十日出門，先到安平縣，見着趙偉業；次到棗強縣，見着王宗洙；次到故城縣，見着惲鶴生，互換他們的日記，各有評語。從故城到鄭家口，見着劉敬庵、姬鶴亭。故城、鄭家口都在直隸山東的邊界上，從此入山東省，到武城縣，見着劉天植、張熙甫。九月中，他回到棗強，仍由安平回家。他有詩云：

一鞭遊歷戒清途，爲喜斯文近不孤。

到處入門攻禮樂，幾人搔首問黃虞？

清河遼水天光遠，蠶廟漿臺草色枯。

墜緒茫茫儼有待，可能萬里走駒駟？

隔了一年，李璵六十二歲（一七二〇），他決定搬家到南方去住。他進京去和方苞商量。那時方苞雖已赦免，雖已得康熙帝的信任，但已被改隸漢軍旗籍（直到雍正元年一七二三，才改歸原籍），不能回南方去了，所以方苞把他的南方田宅和李璵的北方田宅交換。方苞寫了家信，付李璵帶回南去看田宅。十月中，李璵南行，十一月十七日到江甯，住方苞宅內。

他在南京見着程廷祚和別的朋友。這時候程廷祚已三十歲了。程廷祚自己也說：

某弱冠得讀二家之書，壯歲晤剛主先生於白門，往復議論。（青溪文集輯編，興宣城宣慰編。）

這時候，陶窳已死了一年（一七一九）；程京夢已死了六年（一七一五）了。李璵很屬望於程廷祚，這一次南來的一個目的是要抓住這個年少才高的新信徒。他本已決定久住南方，所

以他這一次在南京住的日子很短：十一月十七日到南京，十二月初六到高淳看田，又到寧國，在寧國知府黃瑤圃的衙門裏過年，次年（辛丑，一七二一）正月初九才回到南京方宅，正月十七日就北上了。看年譜所記，李塨在南京作贈張顓門序（序見恕谷集後集二），有程啓生的長跋，此跋也不會收入青溪文集，其中有幾句話是值得注意的：

恕谷先生來金陵，請業問道者無虛日，而顓門與焉。夫先生之學追聖軼賢，其論道之始卒，非好學深思者，或痼於舊說而疑之。顓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室，從遊靡倦，必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。……先生以成就後學爲己任，……讀此序許以大節，期以進道，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。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。

這篇跋很明白的承認李塨之學『追聖軼賢』，很明白的尊他爲『大賢』，這是他信仰顓李的最高點。跋中又說張顓門『以年少往來寓室，從遊靡倦』，我們可以想見程廷祚當然也是那樣『往來寓室』的一個。

不幸李塨南遷的計畫竟不能實現。他從江南回來，會有這樣的觀察：『一路見東省北省人之橫詐，不如江南人之和平，恐禍之未艾也。』他南遷的意思是很堅決的。但二月初

十日到家，閏六月他的老母親就病了。七月裏，他派他的長子習仁夫婦同方苞的妾南下。七月二十六，李塹的老母死了。習仁在船上得病，死在泊頭。李塹大哭道：「天意不使南也！已矣！」從此以後，他拋棄他的南遷計畫了。

大概當時北京的空氣是尊信程朱的，北方一帶逼近京城，空氣很不自由。李塹壯年曾到南方，看見了毛奇齡閻若璩費密等人在南方提倡非正統的思想，都可以自由活動，所以他決心想把顏李學派的大本營搬到南方去。（李塹自作墓志，說「十四王在西陲，使人兩次千金延聘，避如江東。」大概避禍也是一個原因。）不幸他在一年之中兩遭大喪，他最屬望的長子之死更使他傷心。一年之後，方苞又被赦免入旗的處分，恢復了原籍，互換田宅的原議大概也因此取消了。從此以後，顏李學的大本營仍繼續在蠡縣博野之間，因為交通上的不方便，李塹的「廣布聖道，傳之其人」的計畫是不容易實行的。顏李學始終不得大發展，這個地域上的因子是很關重要的。

李塹決定不南遷了。此後程廷祚的消息，在恕谷年譜裏只有這樣一條：